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裸体卧像

(法) 达恩·弗兰克



印刷工业出版社

期限表

最后之日期本书必须归还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裸 体 卧 像

[法国]达恩·弗兰克 著

黄 明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体卧像/(法)弗兰克(Franck,D.)著;黄明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裸… II. ①弗…②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799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从战争看妓女，从妓女看战争，这就是作品的视角。

战争、妓女、移民、画家，这就是作品的主角。

豪华奢靡的妓院，穷而卖身的靓女；

灯红酒绿的生活，寒酸简陋的画室；

惊险残酷的战争，残缺无靠的军人；

这些，在作品中都保持了细节上的惊人的真实。

故事情节就此展开。

巴黎，以其自由的空气，曾经涌现出诸如西班牙的毕加索、俄罗斯的夏加乐、意大利的莫迪格利亚尼、立陶宛的苏蒂纳等众多著名画家。

一群为呼吸自由空气而从四面八方移民到巴黎的画家，却迫于生活的压力，只能居住在寒酸到不能再寒酸、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地方。诺大的一个巴黎，似乎只有这里才有“自由的空气”。

画画是一场战争。画家在创作中，既要同创作的素材、灵感作战，又要与生活作战。生活无非就是忍饥挨饿，而素材只有妓女才既便宜又好找、既诱人又叫座。而只有这一素材的画，才有可能卖出去，从而以此维持生活。这是一场前后方同时展开的战争。

卖淫是一场战争。妓女既要同嫖客进行讨价还价与肉欲交易的外化了的战争，又要与良知人性进行长期而潜在

的内在拉锯战。笑的表面是诱人的，而诱人表面之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画家与妓女是一场战争。画家以妓女为素材作画的过程中，得到了对方内心那真切的回应。但是，画家只是一个穷画家，妓女也只是一个除了出卖肉体就别无生路的妓女。这种回应，在现实“自由的空气”中，没有它“不自由的成分”。因而，这种回应就演化为一场心灵的战争。

战争当然是一场战争。画家被征入伍，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这是一个怎样的战争啊：70万人在凡尔登战役中丧身、100万人葬身于索姆河中。画家组成的队伍，在战争中自然以毁灭而告终：死者压着死者、鲜血交融着鲜血、开裂的伤口呼应着枪弹的入口……硕果仅存的一个画家在极度伤痛的昏迷中听到极微弱的三个音节。那是一个妓女的名字，一个引起他心灵回应的妓女的名字。

就这样，那个声音永远地消失了，那个活着的画家残疾地回来了。

十五年无法作画的漂泊，十五年苦苦寻觅的追寻，十五年与妓女、警察的混迹，十五年无着无落的困顿……画家终于经过十五年的煎熬，找到了死者微弱呼叫过的妓女。

一个不能让女人抱紧后背却又不能没有女人的画家，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精彩也是最壮烈的绝笔：

裸体卧像

作品完成了，他取出那个曾发出微弱呼叫声的死者的



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战争、妓女、移民、画家，在作品中都保持了细节上的惊人的真实。这种真实，打动了读者，打动了那些尚未泯灭的良知。

——法国《自由报》

画家苦苦追寻的那个妓女，那个让死者临终时仍然不能忘怀的女人，真实地注解了犹太妇女的命运。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作家细腻凝重的笔触，展示了一幅沉重的画面，裸体卧像身上强烈地透出震撼人心的真实。

——美国《出版者周刊》

裸
体
卧
像

为让·沃特兰

为昂基·比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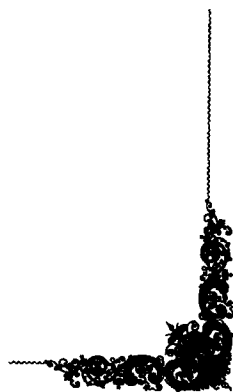
以及我们共同的回忆而作



理清纷乱就是创造

——纪姆·阿伯力特尔

裸
体
卧
像





裸
体
卧
像

房门紧关着，他正注视着住在左岸最大的妓院“斯芬克丝”五层楼上的那个年轻女人，这时，丝绒帷幔后的窥视孔打开了，他没有感觉到窥视孔打开时的松扣声，却听到了楼层女监管的声音，她那故作飘逸的声音如同裙子的瑟瑟声，这声音来得突然，他禁不住哆嗦了一下。

她请他到一层去。老板娘在那儿等他。

一阵窃窃私语过后，仿大理石装饰的埃及厅又被笼罩在一片寂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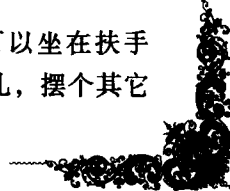
年轻女人摆的姿势是她自己选择的。她的眼睛一眨都不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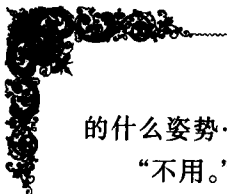
她清了清嗓子说：

“这样被打断是会破坏创作灵感的。”

他含糊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您希望我们变换一下位置吗？我也许可以坐在扶手椅上或者地毯上……把腿和胳膊抬起来一点儿，摆个其它





的什么姿势……”

“不用。”他生硬地说。

他从悬挂在梳妆台上的镜子里凝视着她，自忖假如他同其他人一样是个嫖客，为什么他选择的是她，而不是她的一位伙伴。

他想：这是因为她那富有曲线的身材和非同一般的白皙皮肤，在他看来，这皮肤近乎湿润，好似白雪。也因为她的一只眼睛晶莹透亮，呈灰绿色，另一只则稍暗，偏向于蓝色和淡紫色，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精美，他一直希望能使其再现于他的画笔下。

她在床垫边上坐下，倚在支撑帐顶的四根石膏柱的其中一根上，柱子是阿奴比斯的形象。她把乳白色珠罗纱头巾披在身上，那天晚上，为了纪念伊希斯、奥西里斯和丘比特，妓院的所有女孩全部戴着一块这样的纱巾，以示着埃及的华丽和罗马的放荡。

列夫·克拉韦纳，他则是俄罗斯人。

他抓过来一块绉绸。绉绸的颜色使人联想到羊皮纸以及印在灯罩上、印花床单上和墙壁装饰布上的图案和象形文字。

埃及厅是“斯芬克丝”妓院的骄傲。这间屋不轻易接客，只招待特殊人物。在这里，那些被特邀做客的部长们像法老那样发号施令。到此观光的国王们、西班牙的王后们、记者们、警察局长、神采飞扬的流氓、十几个神情尴尬的警察、三四个大使、一个前内阁部长……所有这些人物的把他们的重公物卸到这里的绣花靠垫、细木镶嵌的桌子或者饰有金黄色流苏的低矮安乐椅上。

年轻女人站起来，去靠在画有齐阿普斯王形象的金字塔形衣橱上。她端详了一下注视着她的这位客人，既不可捉摸，又冷若冰霜。他举止优雅，气质不凡。他身穿一件黑色亚麻上衣，敞开着的衣服里露出浅灰色的背心和圆形领衬衫。在外衣的翻领边，一个乳白色的小口袋半开着口。他甚至还没有解掉领带。

他身材瘦高，肤色灰暗，没有涂发膏的头发浓黑与银白相间。眼睛好像在前额头发下面窥视着什么，它们流露的情感既坚定沉稳，却又混杂着一丝惶惶不安，因此，这对海蓝色的眼睛一下就把人吸引住了。但是显露出他弱点的所有表情立即被多少有点勉强作出的微笑所掩饰住了，这微笑使他双颊凹陷，瞳孔闪闪发亮；接着，这个人陷入了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神态中，因为很明显他上楼来不是为了干那种事。

年轻女人把自己的头发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露出额头，两眉间的距离显得更宽。

“您认为这样可以吗？”

他回答说，对他而言这种发式跟其他发型一样合适。她偶尔感觉到，当他说话的时候，吐字一带而过，随随便便，她想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调。还没等她问，他就请她回到床边来。

“为什么在床边？您不喜欢靠椅吗？”

他环视房间一圈，眼光停落在了一个有金属图案修饰的浅褐色墩子一样的软椅上。

“要不在那儿？”

他没有回答。她又走回来并倒在床垫上，因为不满而

撅起了嘴。她扬起手，指了指周围的帐顶、织物、天花板上的图案说：

“我不喜欢这样的背景装饰。”

“而我，不喜欢您希望做的那种姿势。”

“我还会做其他姿势。”

她以挑衅的神情上下打量了他一下。

“您想看吗？”

她动作迅速地从头顶上把连衣裙脱下。

“几乎什么都不穿，总会更好一些。”

她仍穿着内衣，向他展示了她拿手的各种各样的姿势：背面的、正面的和侧面的。

他看着她，但心不在焉。

“不行吗？”

“不”。

她叹了口气。

“那么到底是什么姿势？”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她拢起自己的头发，双手贴着太阳穴，垂下头。

“您一点都不喜欢我？”

她希望自己招人喜欢，所以表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

“我还是比较喜欢您穿着衣服。”他和蔼地说。

他朝她微微一笑，这说明他对她很尊重。这使年轻女人紧张不安，双颊泛起红晕。

“您是不是认为我会因为赤身裸体待在您面前而感到不好意思？”

“也许不会。”

“绝对不会。”她斩钉截铁地说。

“可我，我将会感到羞耻。”

她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

他希望她坐下，脸面向着床，双臂交叉。他对她交待清楚以后，希望她摆出这个姿势。她把目光投向充当卧具的船以及船首和船尾的四只小象，这些象的鼻子固定着顶帆的缆绳和索具。洁白无瑕的顶帆无所阻挡地从一个摩尔式的天盖两侧垂落下来，人们可轻松摇动作为手柄的四条象尾巴，任意地升降天盖。

年轻女人想要一面镜子，他拒绝了。她叫嚷着说，不管怎样她总该能自己有所选择吧，对此，他根本不予理会。由于她的脸越拉越长，几乎气急败坏，他把纱巾递给了她：

“系上它，盖上头和肩。”

她诧异得目瞪口呆。

“快系上！”他冷冷地命令她。

他帮她佩戴好。然后他向后走了几步，观察她的侧影，说基本上这样了，接着又走到她跟前。

“请把双手伸出来。”

她伸出双手，摊开手掌。他把它们翻过来。她的十指修长，指甲闪着珠光，未戴戒指。

“把右手放在脸颊上。”

他按照自己的意图纠正了她的姿势。

“别再动。”

他朝一张独脚小圆桌走去，拿掉了盖在上面的花花绿

绿的丝绒台布一镶着一圈铜边的白大理石台面露了出来。他抓起桌子，把它摆放到她身边。

“靠着这张桌子。”

她照办了。但没有摆出他所希望的模样。

“请把胳膊肘放在桌面上。就像您在汽车里那样，请把手臂放在车窗玻璃的边上。”

他帮她摆好。

“眼睛看着前方一个点。”

她的目光好像迷失了方向，有一层薄薄的雾笼罩在眼睛上。他说：

“非常好。”

他向后退去，仔细地观察，要求她并拢膝盖，把双脚往后缩进，脚尖踮地，左手轻抚大腿，右手托往面颊，手指稍微叉开。

她说：

“我觉得这好像是在剧院。”

由于他不应答，她又接着说：

“您应该给我一副望远镜。”

他说不行。她追问为什么。他回答说：

“因为不是这么回事。”

他把一个墩状软椅往后拖。他所期待的是完成本质的东西。这时，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股力量，他感到这力量在渐渐增强。这便是他为什么来到此地的理由，这是一种生存下去的理由。每次拿起画笔时他都有这种感觉。

他又拿起图画本。

“您是不是想画我的这个姿势？”

“是的。用炭笔。”

他画了一条线，接着又画了一条。他用大姆指的指肚把线条涂模糊了。他仔细观察着她的颈项，它在纱巾后面隐约可见。他惧怕幻想破灭的时刻，这好比一块云彩被驱散一般。

“在妓院里做这件事，”她抱怨起来，“这简直是亏本买卖！”

还是回到您的画院去吧！”

他没理她。他在纸上乱挥着笔，好像觉得匆匆勾勒出头发的形状、臂膀的线条以及髋部的同时，人的轮廓就显现出来了。

裸
体
卧
像

跟平常一样，这样的感觉向来都只能维持几秒钟。然后，他最初捕捉到的一丝灵感就烟消云散。肩膀的弧度在他内心激不起丝毫感受。他发出一声叹息，把本子放在墩状软椅上。

她转过身来。

“玛图娜要找您……”

他点了点头。

“不管怎样，我可以看看您的画吧？”

他没有回答。她站起来，光着的脚陷在了石榴红颜色的绒毯里。她走到他身后，闻到了薰衣草香精的味道。她把两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呆在那儿看得发愣。

克拉韦纳突然猛地站起来。

她十分勉强地问是否还要再等他。

“不用了。”他说。

“您留房间了吗？”

“我只付了一次的钱。”

他从她面前走过去，稍微碰了一下年轻女人的胳膊。

他轻轻推开金字塔屋的门。当他正忐忑不安地行走在走廊上的时候，这位妓院里的姑娘开始捉摸起他刚才所作的画。她在想画家是否都是这样，她曾经两次给他们当模特。第一位是育里约，他放下画笔后，她看了画布。育里约没有画她的形象，他画的是泰特广场。

克拉韦纳也没有画她。他没画任何人的肖像。画纸的中间有一条变色龙正在看着她，像是一幅稚拙的儿童画。

走廊上每隔两米有一个玫瑰色灯罩的精致壁灯。它们是为走廊照明的。

列夫·克拉韦纳沿着走廊向前走。

左边的门全都紧闭着，就在门的后面，房间的女主人正在郑重其事地接客。所有门框上的红灯都亮着，证明妓院早也满圆。没有顾客的屋子通常都用白灯泡作标志；今晚白灯泡看来统统都闲着。这些女人正在被人受用。收入将是丰厚的。

克拉韦纳下了一个小楼梯。楼层女监管刚才说玛图娜在下面等他。一般来说，老板娘在五层处理事情。她个性强，办事有力度。蒙帕纳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豪华妓院“斯芬克斯”开张才三个月，她就使其跻身于巴黎最出色的妓院行列，与普罗旺街的“一二二”妓院以及歌剧院和玛德莱娜教堂周围的同类场所一样豪华。带空调的房间，美国式酒吧，小号手和乐队。即使在冷清的晚上都有十五个女孩接客，生意兴隆的夜晚可达六十个——她们全都是从“弗利贝热”豪华游乐园和“巴黎娱乐场”最出众者中